

渡口文物考古、历史、民族研究 资料选辑

(第一辑)

渡口市文物管理处
请交换

渡口市文物管理处编

一九八五年九月

前 言

本选辑的论文与资料，主要是渡口市文物管理处全体同志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部分文章是市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及史学研究人员撰写的，均已发表在国内正式、和内部报刊杂志上。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重点和不同的风格，对渡口地区的远古历史、建置沿革、文物考古、历史事件、民族调查及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某些论证和探索，提出了一些看法。通过此选辑，能够使同志们粗略了解渡口悠久的历史 and 民族状况。并说明了攀枝花地区不仅是矿产资源的聚宝盆，而且是文物考古、民族研究的一块急待开发的处女地。从而引起大家的兴趣和重视，以促成我们一起早日揭开渡口历史之迷，不断开拓渡口历史研究、文物考古、民族调查的新局面。

本选辑是我处晏德宗同志编辑的，经与邓耀宗同志共同选定。所选文章，除个别篇幅在文字上作删节修订外，其余文章均保持发表时的原貌。又因时间仓促和排印困难，取消了大部分文章中的各种图片图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选、校对等工作上难免有错误和缺陷，在文章选辑上也有遗漏，诚恳地希望有关专家、学者、领导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这本资料集之所以能够编辑、印刷，除感谢市电影公司徐兰旭同志协助复印外，还应感谢市财政局、渡口市民委的大力资助，渡口日报社印刷厂的大力支持。

渡口市文物理管处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前言

渡口市历代建置沿革考释·····	晏德宗 (1)
米易县萨莲土千户调查记·····	李绍明 (6)
四川米易萨连《保保安氏纪功碑》质疑·····	何耀华 (13)
米易县普济州长官司史略·····	吉友仁 (23)
盐边县马喇长官司调查·····	叶大槐 曾熙国 (29)
米易县“亚拉”、“阿布”、“塔直”、“尼罗” 等少数民族的调查·····	叶大槐、陈显寰 (34)
盐边县红宝公社苗族调查·····	李海鹰等 (44)
盐边县岩门公社傈僳族调查报告·····	李永宪、马云喜 (61)
盐边县毕苴芦土司调查·····	叶大槐 (75)
盐边县彝族探源·····	叶大槐、邓耀宗 (83)
米易考古调查记·····	席克定、邓耀宗、陈德富 (85)
凉山、渡口瓮棺葬及其族属问题·····	李绍明 (92)
米易弯丘两座大石墓·····	刘世旭、邹 林 (97)
盐边出土文物调查记·····	黄承宗 (102)
二滩水电站淹没区渡口段考古调查简报(初稿)·····	邓耀宗 (105)
盐边县石棺葬发掘简报·····	邓耀宗、李 森 (109)
盐边县发现古铜柄铁刃剑·····	叶大槐 (111)
西南地区“石棺墓”的分区·····	李 森 (112)
新石器时代的渡口·····	马荣喜 (129)
远古时代的渡口·····	李 森 (129)
春秋战国时代的渡口·····	李 森 (130)
秦代的渡口·····	李 森 (131)
秦汉时期渡口地区的部落民族状况·····	李 森 (132)
渡口地区和铜器时代·····	马荣喜 (133)
石棺葬·····	马荣喜 (134)
大石墓·····	马荣喜 (134)
《安氏土司纪功碑》简介·····	马荣喜 (135)
逝去的繁华·····	李 森 (136)
古道觅踪·····	李 森 (137)
豪华的李洪都墓·····	李 森 (138)
马拉长官司的兴衰·····	李 森 (139)

阿懿坟发掘记·····	李 森 (140)
山字格剑·····	李 森 (141)
云雷纹戈·····	李 森 (141)
王权的象征——钺·····	李 森 (142)
泼水节与瓮棺葬·····	李 森 (142)
渡口古代的石雕艺术·····	李 森 (143)
诸葛亮五月渡泸经渡口·····	丁 香 (144)
五月话渡泸·····	李 森 (145)
诸葛亮南征到过渡口吗? ·····	李方奎 (146)
诸葛亮南征经过渡口·····	宁 杉 (147)
诸葛“五月渡泸”处·····	谭良啸 (148)
诸葛亮渡泸经渡口·····	李 森 (149)
米易县彝族阿吉氏家族的由来·····	吉友仁口述、刘胜利整理 (150)
近亲婚配的危险——安土司家族的衰亡·····	王晓刚 (151)
从《安氏宗祠碑》发现经过想到的·····	王 扬 (152)
一九二二年朱德同志史事的一点匡正·····	叶大槐、邓耀宗 (153)
今攀枝花在唐昆明县境内·····	张一驰 (156)
金沙江的别名·····	张一驰 (156)
来渡口的第一个外国人——马可·波罗·····	李方奎 (157)
以城市为依托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浅论渡口市民族经济发展问题·····	邓耀宗、叶大槐 (158)
渡口市郊农村社会变迁调查·····	刘降渝 (162)
凉山州彝族(诺合)、米易县傈僳族ABO·Rh——Hr·MN·P血型系统 和A·B·H物资的分布·····	卢月香、史明真等 (171)
米易县傈僳族体质调查报告(摘要)·····	邵象清 (176)

渡口市历代建置沿革考释

晏 德 宗

(渡口市文管处)

渡口位于四川省西南角，云贵高原西北部的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交汇处。一九六五年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攀枝花特区，将云南省永仁、华坪和四川省盐边、会理四县各一部分地区作为特区疆域，其后又陆续调整扩大，现辖三区两县⁽¹⁾，属四川省省辖市。

由于渡口所辖范围横跨川、滇两省的边界山区，河流山脉，纵横交错。自古以来，是我中原、西北、西南诸民族南来北往的一个重要通道；同时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这样，在政治、经济、文化、政区建置等方面，具有许多历史的、地理的和民族的因素，建置沿革上，变化纷繁，各种史籍，诸说不一。解放前地方政权割据，部酋土司横行，历代资料记载甚少。现对渡口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释方面，作一粗略探讨。

渡口历史悠久。南有我国最古老的“元谋人”活动，西有“丽江人”的足迹，北有“富林人”生息，本地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²⁾，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黄帝的长子昌意部落，从黄河流域南下而降居若水（指雅砻江）之说⁽³⁾，并与生活在这一带的邛、笮部落⁽⁴⁾杂居、融合，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

夏禹时，“芒芒禹迹，画为九州”⁽⁵⁾，“华阳黑水（即金沙江）惟梁州。”⁽⁶⁾西昌、渡口、大姚、丽江一带，是九州之一的梁州边地，到了周成王时，“合梁于雍”，渡口“亦为雍州域”⁽⁷⁾。

春秋战国时，渡口一带主要居住的是百濮系统的邛都人和氐羌系统的笮都人。邛都“皆椎结（髻）”，过着“耕田，有邑聚”的生活，是农业民族⁽⁸⁾。笮都“被发左衽”，过着“或土著（定居），或移徙”的生活，是半农半牧的民族⁽⁹⁾。其地为邛、笮国地，亦为蜀国的“囿苑”⁽¹⁰⁾。到了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秦灭巴、蜀二国，置巴、蜀二郡。“蚕丛（即蜀）国破，子孙居姚嶓等处”⁽¹¹⁾，姚嶓之地，正是西昌、渡口至大姚一带。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蜀郡太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焉”⁽¹²⁾。“笮”是指今四川盐源、渡口的盐边及云南的华坪、宁蒗等地，“江南地”是指这些地区金沙江对岸之地了。据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说：“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¹³⁾这是渡口地区建置郡县之始，但文献记载没有留下这些郡县的具体名称。

汉承秦制。汉武帝刘彻为了开拓疆土，发展经济，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重修“五尺道”⁽¹⁴⁾（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一线）和“西南夷道”⁽¹⁵⁾（今四川雅安、西昌经渡口至云南永仁、大姚一线），使四川和云南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把关中、四川、云南连成一片，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和元狩元年（前

122)，先后派司马相如、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为使臣，间出西南夷至滇诸部落，招抚了邛、笮、冉駹、斯榆等部。元鼎六年（前111），正式在今西昌、渡口及云南永仁、大姚、华坪、丽江一带，派官吏，封酋帅，置郡县，纳入西汉王朝的版图。渡口这块西夷化外之地，从此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直接统治范围，史书上才有明确的郡县建制记载。以后随着朝代的兴衰，地方政权的更替，郡县建置的演变，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与中源、蜀中、滇中人民交往频繁，声息相通，休戚相关，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两汉时，渡口属越嶲郡（王莽时曾更名集嶲）之大笮县（今盐边县），东汉末省入定笮县；定笮县（今盐边县北部及盐源县）；会无县（今米易县安宁河东地，以下简称“河东地”）；邛都县（今米易县安宁河西地，下简称“河西地”）；三绛县（今仁和区安宁、新民、红格、新九、猛新、和爱六乡地，下简称“六乡地”，东汉又名三绛县）（16）；姑复县（今仁和区平江、福田、新华、新生四乡地，下简称“四乡地”）；蜻蛉县（今仁和区整个金沙江南岸地，下简称“江南地”）（17）。

蜀汉立国设益州牧，建兴三年（225），改姑复、蜻蛉二县隶云南郡外，其余沿袭东汉未置各县不变，仍属越嶲郡。

两晋时政区变化不大，其变化是分益州为梁、益、宁三州。渡口为益、宁二州地，其益州越嶲郡（西晋后期改为越嶲獠郡）辖邛都县，成汉时又置新定县（河西地）（18）；定笮县（盐边地）；会无县〔三绛县省入〕（河东地及六乡地）。宁州云南郡辖姑复（四乡地）、蜻蛉（江南地）二县。

西晋后期永嘉之乱后，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东晋和南朝为了安置大批侨户，“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19），因此形成“一郡分四五，一县割为两三”。“版笈为之混淆，职方所不能记”的情况。“荒实难分，侨旧莫变”。南北朝时，南齐省定笮县，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置定笮镇（盐边，盐源地）（20）；梁武帝大同三年（537）改越嶲獠郡为嶲州。北周时置可泉县（河西地），隶平乐郡；会无县（河东地及六乡地）仍置，西魏时为“夷獠”所据。属宁州之兴宁郡有蜻蛉县（21）（江南地）；云南郡有东古（姑）复县（22）。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动荡、大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而促进了封建经济、文化的空前鼎盛。据考渡口属当时姚、嶲二州都督府地。属嶲州都督府辖的有：武德二年（619），以定笮镇置昆明县（盐边、盐源县地），后没于南诏，置香城郡（23），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置寻声县（今仁和区银江、务本两乡一带），高宗永徽三年（652）省入昌明县（24）（盐边地），天宝后没于吐蕃，后又为南诏据；太宗贞观八年（634）置和集县（25）（六乡地）后为南诏的目集驿；高宗上元二年（675）改会无县为会川县（26）（河东地、六乡地），后为南诏据，置会川都督府，号清宁郡；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可泉县为西泸县（河西地）。属姚州都督府辖的有：武德四年（621）置深利县，属微州（27）（永仁县、江南地），同年置十部县（28）（今江南地）后为南诏据，隶弄栋节度；武德七年（624）置七部县（29）（四乡地），属靡州辖，后为南诏据，为“北方賧（音dān）”，后为“成僊（音ji）賧”，隶铁桥节度。

从五代十国到宋、辽、金、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分裂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大

融合时期。当时渡口整个区域先后为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大理国、大中国和后理国等六个地方割据政权所统治⁽³⁰⁾。在大理国前三个短暂政权，多沿南诏旧制，在大理国到后理国统治时，渡口建置为三府一郡之地，即建昌府之巴翠部、屈部⁽³¹⁾

(河西地)；会川府；弄栋府，后为统矢逻和姚府，并领大姚堡千户所〔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置〕(今江南地)；善巨郡之贺头甸⁽³²⁾(盐边地)、成纪镇(或成纪郡)⁽³³⁾(四乡地)。

元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率蒙古军，从甘肃经四川北部，过大渡河，南渡金沙江，进攻大理国，打垮了统治三百多年的段氏大理政权，结束了我国自唐末以来长期对峙的局面，加强了边疆地区开发，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在政区建置方面，有新的建树，确立了“行省”制。当时整个渡口之地，均为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统之，下置四路二府四州二县。至元十四年(1277)，置会川路，领武安、黎溪二州(河东地、六乡地)；德昌路之威龙、普济二州(河西地)；至元十一年(1274)，改大姚堡千户所为大姚县，(江南地)，隶大理路；至元十五年(1278)置施州(四乡地)，至元十七年(1280)改施州为北胜州，至元二十年(1283)升北胜州为北胜府，隶丽江路；至元十四年(1277)置盐井管民千户(盐边、盐源地)，至元十七年(1280)改置闰盐州，至元二十七年(1290)，改闰盐州为闰盐县，隶柏兴府⁽³⁴⁾。

明代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并废路置府，改州为县，成为府、州、县三级制建置，对清代直到现代影响较大，其政区的区域，布局及名称，直到今天都沿用不少，变化不大。渡口当时属四川布政使司(行政)、四川行都指挥使司(军事)和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下属建置为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之威龙、普济二州长官司(河西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置守御米易千户所(河东地)，武安、黎溪二州(河东及六乡地)，隶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废柏兴州，置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改隶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永乐元年(1403)置马喇长官司(盐边县)。属云南布政使司所管辖的大姚县(江南地)和北胜州(四乡地)的一部分。大姚县在元、明时，虽属两朝的行政区内，但实际是由高氏土司所辖。据《大姚县志》记载：在今永仁县、渡口仁和、大田、平地等地设苴却十一马(按“马”为古时行政单位)，每年纳马，故地以马名，每马彝长一名，曰马头，各辖数村或数十村不等。正统六年(1441)，北胜州一带的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统治者及官兵的残酷压榨，事闻于朝，中央王朝唯恐变乱，于是改北胜州为北胜直隶州，直隶云南布政使司管辖。

清初至雍正，渡口一带，因连年战争，人烟稀少，州县多荒废，地方建置，亦仍沿袭明代，无大更变。只是顺治二年(1645)置四川省⁽³⁵⁾。到了嘉庆年间，便在边塞要区，升州为府，升县为直隶厅。渡口之地仍属四川、云南两省，其下政区为：宁远府的会理州，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会川卫改置，并领迷易所巡司，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迷易千户所改置(河东地、六乡地)，威龙、普济长官司仍置(河西地)；清初盐边仍为盐井卫地，雍正六年(1728)罢卫置盐源县，领马喇长官司，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盐边(原名阿所拉)设巡检司，宣统元年(1909)，升为盐边厅，设通判，直属宁远府。属云南楚雄府的大姚县，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马为里，编为里甲”，改苴却十一马为十六里(江南地)，其中前教正里(今仁和、学房一带)，丰仁

里（今总发一带），向化里（今渡口仁和区迤资），输诚里（今平地、立溪东一带），前同风里（今大田一带），慕义里（今太平一带），悦来里（今鱼鲊、迤资一带），下归德里（今阿喇一带），兴隆里（今拉鲊一带），大成里（今仁和、豆地一带）为渡口市江南地。后因“苴却距大姚太远，每遇怪案则鞭长莫及”，于道光三年（1823）置大姚苴却巡检司分治⁽³⁶⁾（江南地）；乾隆三十二年（1767）改永北直隶州为永北直隶厅，下辖道光元年（1821）置旧衙坪流官经历署和光绪十六年（1890）置的华荣庄流官经历署（四乡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将华荣庄、旧衙坪两经历署撤去，合置荣坪县。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革命果实却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篡夺。为了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进一步恢复帝制、实行“军民分治”的反动政策。当时渡口为川、滇两省所辖，民国二年（1913）改州、厅为县，改盐边厅为盐边县，改会理州为会理县（河东及六乡地）；民国三十年（1941）设德昌治局（河西地），民国三十四年（1945）改置德昌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盐边、会理、西昌三县为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1939）建西康省，三县（其中西昌有部分地，后置德昌县）改属西康省第三行政督察区；改迷易巡司为迷易所。属云南省大姚县地，在民国二年（1913）置苴却行政区域，设苴却行政委员，下设三区，即上区永定（今永仁县城）、中区大田（今仁和区大田等乡）、下区仁和（今仁和区仁和镇等乡），民国十三年（1924）改苴却行政区为县治，取永定、仁和两大集镇之首字，定名为永仁县，县辖三镇一乡，而大田、仁和两镇为今渡口江南地⁽³⁷⁾。民国二年（1913）华坪县分为六个区，其中东区、东二区为渡口四乡地，民国十八年（1929），华坪又分为八个行政区，其中福泉镇、三阳乡为渡口四乡地⁽³⁸⁾。

一九五〇年云南省永仁、华坪和西康省盐边、德昌、会理五县解放。永仁县属云南楚雄行政专员公署辖，改民国时期的三镇一乡为五区，其中第三区（今仁和区大田等乡）和第四区（今仁和区仁和镇等乡）为今渡口江南地；一九五八年永仁县又并入大姚县，隶楚雄彝族自治州，一九六一年又从大姚县分出，仍为永仁县，设七个区。一九六五年将大田、仁和两区的全部及永兴区的四个公社，共二十七个小公社划归渡口市，置大田、大河两区。一九七四年又将永仁县平地、大龙潭两公社划入渡口郊区。云南华坪县，属丽江行政专员公署。一九五八年底永胜、华坪两县合并为永华县，隶丽江纳西族彝族自治州。一九五九年十月十日又分出，仍为华坪县。一九六五年将华坪县大兴区、三阳乡的十个小公社划入渡口市，置玉泉区。一九五五年十月前，盐边县隶西康省西昌专区，后改隶四川省西昌专员公署⁽³⁹⁾。一九六五年将盐边县第五区的同德、民政，第六区的银江、务本四个公社划入渡口市，置金江区。一九七八年盐边全县划入渡口为市辖县。今米易县是一九五一年析德昌县的麻陇区、龙窝区的一部分及普威乡、草场乡、枋兴乡、迷易所和会理县的西区（或称西路）河高乡、平谷乡、攀莲乡、昔宁乡组建成迷易县。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接西康省政府通知：改迷易县为米易县⁽⁴⁰⁾。一九五五年十月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省，为四川省西昌专员公署辖。一九七八年米易县划入渡口为市辖县。一九六五年会理县红格区的安宁、新民两公社划入渡口市金江区，一九七

八年又将红格、猛新、新九、和爱四公社划入渡口市郊区。

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时，更郊区为仁和区。全市辖东区十一个街道办事处；西区七个街道办事处；仁和区一镇二十五个公社；盐边县一镇二十六个公社；米易县一镇二十七个公社。一九八四年三月改仁和、盐边、米易区县的公社为乡制建置。仁和区将大河公社并入仁和镇，猛新公社并入新九，只有一镇二十三个乡。盐边、米易两县的镇、乡数目名称不变。

注 释

- (1) 渡口市辖东、西、仁和三区，盐边、米易两县。
- (2) 《二滩水电站淹没区渡口段考古调查简报（初稿）》，发表在《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92页。
- (3) 《水经注·若水》，“若水沿流间关蜀土，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居若水，为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颡顼于若水之野”。
- (4)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第九册，传〔三〕，第2991页。
- (5) 《左传》襄公四年。
- (6) (26)、《会理州志》，清同治九年刊本。
- (7) 《重印李脩云南通志》，民国排印，明嘉靖纂。
- (8) (9)、《汉书》第十一册传〔五〕，第3837页。
- (10) 《华阳国志·蜀志》，“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南中即西昌、渡口、大姚等地。
- (11) 《史记正义》，唐人张守节撰。
- (12) 《华阳国志·蜀志》，“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筰及其江南地焉”。
- (13)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九册〔传三〕，第304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 (14) (15)、《汉书》第十一册传〔五〕，第3838—3840页。
- (16) 《汉书·地理志》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
- (17) (22)、(25)、(27)、(28)、(31)、《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历代建置表）。
- (18) 《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简表》，蒲孝荣主编。
- (19) 《隋书·食货志》。
- (20) (24)、《源盐县志》，清光绪修刻本（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共六册。
- (21) 《新纂云南通志》，卷十《楚雄府·大姚县·永仁县》一九四八年版。
- (23) (32)、《盐边厅乡土志》，民国元年十二月刻本。
- (29) 《新纂云南通志》卷十《永北直隶厅·华坪县》，一九四八年版。
- (30) 《云南概况》，云南日报编辑部调研组编，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一版，第132页。
- (33) 《永胜、华坪、宁蒗三县地名和建置沿革》载《玉龙山》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74至75页，永胜县文化馆唐兆坤撰。
- (34) 《四川通志》卷之四《宁远府·盐源县》，嘉庆年版。
- (35) 《四川地理沿革概要》，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印，一九八三年八月。
- (36) 《大姚县志》，道光二十五年黎恂所辑，参考《楚雄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第32页。
- (37) 《云南省永仁县概况》，县地名普查办公室撰。
- (38) 《云南省华坪县概况》，县地名普查办公室撰。
- (39) 《四川省情》，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主编，第8页。
- (40) 《米易县概况》，一九八一年县地名普查办公室撰稿。

原载《渡口史志》1985年1期

米易县萨莲土千户调查记

李 绍 明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在今米易县城南十二公里处的安宁河西侧有一萨莲街，自明代以来米易土千户的衙署就设在这里。米易土千户（简称萨莲土司）虽自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就已改土归流，但其后裔一直袭有土司职名，而保留到新中国建立以前。该土司的衙署则留存更久，一九八二年五月萨莲中学扩建校舍时，才将其全部拆除。米易土千户之驰名于世，主要由于在其衙署中保存有一块立于明代的土千户安氏的宗祠碑。相传当战争时，安氏宗祠被焚后面移于此者。

缘自一九〇七年，法国人亚陆纳（M.lecommandant d'ollone）曾至萨莲考察，先从土千户处得见安氏宗祠碑的抄本，后又亲见此碑，并获拓片。一九一〇年亚陆纳氏著《保保安氏纪功碑探访记》一文，发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十编第十六卷，备言访获此碑的经过与碑文对于该地区历史的重要性。由此萨莲土司始为外人所注意。抗战期中，陆翔将此文翻译并加注译，刊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二《国闻译证》（开明书店出版）中，萨莲土司更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解放以来，探讨萨莲土司历史者不乏其人，意见颇不一致。一九五九年方国瑜同志在所著《彝族古代史长编初稿》（油印本）中说：“碑末纪年‘洪武廿五年五月朔五日立’，然此碑实不可信。碑谓明兵入滇在洪武二年，实为十四年。又谓沐英讨伐月鲁帖木儿，实为蓝玉。又谓陈万策为总兵官，未见记录，推事之大者碑谓当误。碑概弟兄叔侄十二人分管地方，出于夸大，当不可信，疑为后人撰文刻石，非洪武廿五年所作。叙事错落甚多，不待考辨也。”笔者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中著《元罗罗宣慰司之后为河东长官司说质疑》一文。认为“此碑所记史实，经前人指出，虽然有些地方与史籍相矛盾，有不正确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项极可珍贵的史料。”唐嘉弘同志在一九八〇年出版之《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中，撰有《凉山土司族属考》一文。他说：“一九〇七年法国亚陆纳队长在安宁河与雅砻江合流处米易土司衙门，发现一颇为重要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石碑，碑文中对于安氏土司的源流及民俗学等均有宝贵资料”。《民族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五期，胡庆钧、何耀华二同志著《元初未设过罗罗斯土官宣慰使吗》一文，对此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谬误百出，兹不取”。《民族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载杜玉亭同志《元代罗罗斯土官宣慰使研究》一文，认为“此碑文一千余字，具体史实叙颇详，……记载也比较具体。”一九八二年《文史》第十五辑，又发表何耀华同志《四川米易萨莲（保保安氏纪功碑）质疑》一文，再次重申前说，认为“米易萨莲《保保安氏纪功碑》疑为后人伪作，故通篇不实之词。……反映了明代建昌地区傣族和彝族之间存在的矛盾。因此，

该碑可能是因安伏成为其家族扩张地盘,与彝族争夺田地产业或封疆而刻。”分歧意见,大体如此。

对此碑的认识何以竟有如此巨大的分歧?这在于碑文所记确有一些问题,在一些地方有与文献不相符之处,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又符合史实。这种真真、假假的情况,给人们的分析和判断带来了一定困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应从两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一,深入萨莲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土司真像。其二,找到此碑的原件,从实物进行分析研究。

早在一九五八年,笔者再度赴凉山和西昌地区调查时,吾师冯汉骥先生即嘱余亲赴萨莲一行,对此进行调查研究,但由于当时调查的重点在于彝族社会经济状况,而不在历史,故此行未果。一九七二年余得有机会去萨莲作短暂访问,了解到的却是碑已不存,而土司的后裔亦无处可觅。一九八〇年五月西昌地区博物馆派人前往察考,但亦未发现此碑下落。由于此时碑文的重要性已引起各方面重视,故一九八〇年八月渡口市文化局文管处邓耀宗等同志再度赴萨莲调查,从一教师处得知萨莲中学教师宿舍门前水沟上盖有一石碑,于是急往省视,发现果为此碑。其时,碑已折断为二,均被当作沟盖之用。由于人为践踏,字迹已大为模糊。经说明情况,并征得该校同意后,乃将被折断的此碑两段移入已废弃的一间教室中,从而避免了继续的磨损与侵蚀。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余与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邓耀宗、席克定、陈德福,以及米易县文化局王晓刚等同志赴萨莲调查时,建议将此碑移往县城妥为保存,当即得到县文化局的同意,乃于是日派车将此碑运至县人民政府院内,交县档案局保存。从此,这一久已失散的历史文物,又得以广大人民见面了。《莲萨安氏宗祠碑》的访获经过大体如此。

为证实此碑与所记史实是否属实,笔者等寻访到萨莲土司的后裔安承宗(当时72岁,住萨莲公社一大队五小队)、安承林(当时50岁,米易县城关仓库工人)、曾在萨莲土司衙署帮工的秦似莲(当时62岁,女,米易县招待所服务员),以及原普济州长官司吉友仁(当时67岁,米易县政协副主席,彝族)和了解安氏土司掌故阿鲁斯基(当时54岁,《凉山文艺》副主编,彝族)等人,记录了口碑资料。

萨莲安氏宗祠既已访获,乃可据此校正陆翔发表于《国闻译证》上之碑文文字。现将校正后之碑文公布如下:

“永受皇恩。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明主复兴,化来重译,深沐圣恩,须传后效。予自姓阿,名汪呼,字惟德,生于元之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子时,占籍云南大理人氏。因元朝暴虐,生灵不安,民殷国富而不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天从人愿,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应瑞新兴,御驾亲率,雄师一出,元虜闻风而逃,扫平中外之流寇,创成一统之天下。土游击刀佩于洪武二年随同颍国公傅、黔国公沐,三载平定云南获功,奉命改赐姓陶,名承恩,管理景东,世袭知府事。余父与彼有莫逆之交,亲送陶承恩赴任,彼留景东,子女交婚,共成骨肉,情深意厚,相助为理。嗣以四川所属建昌一带地方,草寇拢攘,多年不息,文武会题,圣上降旨,仍差颍国公傅率师扫荡,奉差催督各路土司发兵,随师征讨。景东土知府陶承恩亲领家兵九千前赴征剿,途中染病难行,所有统带家兵,请予带往前征。予弟兄弟叔侄四人受此重任,不辞劳苦,愿与国家效犬马之劳,当即接受兵权。复蒙颍国公傅给予剿虜札副各一道。统兵随前锋总兵陈万策前行,至武定

府元谋县，弟侄与亲族七人分兵六千，两路围攻，前出南仓盐井，予自领亲族三千，跟随大师，直抵叛保月鲁巢穴，困守三载，予侄阿普卜由后路左冲右击，大破贼寨，活擒保王月鲁。其人头大如斗，眼似铜铃，手如嫩竹，足似女足，捆绑解投颍国公傅爵前，当蒙总兵官陈万策与予载册头功。月鲁夜静服毒而亡，斩首奏献。月鲁之子名月平者，其先逃奔盐井喇吗地方为婿。阿混泥、阿混散带兵冲击，擒解赴川献捷。承颍国公傅、蜀主殿下暨叙功会题，奉旨定立五卫八所，设官招民，赏赉札赐，予世袭会川卫守御司迷易所正千户印务，自放百户八名，改兵为民，婚娶耕种，各守界限。二弟阿混泥为喇吗正长官司，所辖九处马头，远制南仓地方。三弟阿混散为土游击，分驻腾充卫、大候州，统束威远，镇远二州，并辖三处长官司。侄阿普卜威镇凉山，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又蒙颍国公傅赏赉酬功，各亲族弟侄土巡捕，百户等官，阿吴、阿孩、阿刀胜、阿富、阿混果，阿散、阿文、阿武、贾云棒等九人，分土安插，各领所部兵丁，开垦田地，办纳粮差，表笈站马，逐项自纳。其迷易地方，东至龙舟山顶，南至金沙江界，西至打冲河界，北至可郎、德昌界。予弟兄叔侄十二人赴京朝觐，叨受圣恩，敕予更为安姓，赐名伏成，所有弟兄叔侄，一例更为安姓，各名加御赏金皮敕书一道。约束盐井五所土舍，并辖昌州，威龙、普济、乌喇、保果、帕定等处。控制东夷，操练亲兵，防范各隘，歼殄蛮僮。予弟兄叔侄遵依分管地方，奏辞圣上，各回部落，抚恤下民，看守封疆，乐享升平。其各属地方，每年上纳规例金子、马匹、帮贴朝觐表文之资。承传后世，尔诸子孙相继为官者，当思一脉渊源，其田地业产，各属地方，乃系皇恩分驻留守，凡我子孙苦乐同受，毋得以强欺弱，务体吾祖宗创业之艰难，须念部落之劳苦，省刑薄税，宽以待人，远支近房，勿外同宗，谨守斯言，诚为我幸，须至传家记者。口口廿五年五月朔五日，诸弟兄子侄同会传于祀祖堂，用泐石碑，永传后世。同立。”

此碑所记，不少与史实有出入，自陆翔译此文时，早即为之指出。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再次指出，在此不赘。但是，有的记载确合乎历史真实，且有流传至今之民间口碑材料为之佐证，以下当分述之。

一、迷易安氏土司与贤氏土司的关系

文献记载，迷易千户所确有安、贤二姓土司，安氏土司系迷易守御千户所正千户，原为阿姓，《明实录·正统朝》即记正统十一年有米易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名阿哀者。道光《土司纪要》、道光《宁远府志》、同治《会理州志》均记该安氏土司的历史甚详。至于贤氏土司系迷易守御千户所付千户，于此，《明史·四川土司传》、《四川土夷考》、《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皆有记录。这两户土司的辖区确不尽相同。据《萨莲安氏宗祠碑文》与此次调查证实，迷易土司的辖境大体与碑文所记相符，即“东至龙舟山顶，南至金沙江界，西至打冲河界，北至可郎、德昌界。”当然并非这一片区域均属安氏土司统治，在由安宁河西至打冲河（雅砻江）这一区域内，就还存在着另一彝族土司——普济州长官司（吉姓），因此，从西边而言迷易土司与吉氏土司的领地是犬牙交错的。苦用《四川土夷考》的说法，显然更准确一些。该书卷三于《会川卫图说》谓：迷易土司“地方东至本卫并建昌威龙司，南抵黎溪州二里红卜苴焚夷界，西通盐井卫右所

地，比连建昌普济州界”。从调查得知，在这一区域之内，迷易正、副土司管辖的属民大体是按安宁河来划分的，安氏土司及其属民多居河西，贤氏土司及其属民多居河东。今河东尚有一柳贤乡，传云即原贤氏土司的族人所居。据安承宗谈，安、贤二姓原是一家，后才分开。从《四川土夷考》卷三谓，贤姓土司远祖名阿骇、二世祖名阿哀，可知此说有据。再者《萨莲安氏宗祠碑》上曾记有阿骇之名，这都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关于安氏土司的历史，安承宗、安承林谓：先祖安伏成是为平定月鲁王的叛乱而来的。从安伏成至今已二十三代。从世代与威龙州土司张氏、普济州长官司吉氏、红卜苴土司刀氏通婚。安氏土司有三房，长房掌印，清朝改土归流后，将印信上缴成都藩台，只袭职名。最后一代土司是安仲禹，抗战期中死去。安仲禹有二女，长女嫁威龙州土司张家，现尚在，已六十余岁，住德昌；次女赘婿萨莲一富户子弟张厚成，继承家业，此女早故，张厚成尚存，现为该公社三大队会计。二房继承人即安承宗，三房继承人即安承林。解放以前，除长房系大地主外，二、三房均已中落为农民成份，仅继承有土司衙署的一部分院落。安伏成墓在今沙坝公社马兵郎，最早的土司衙署亦在此，历代土司的墓均葬本公社四大队摩梭沟。（已派人调查，由于兴修水利，墓碑全部被毁）。关于贤氏土司的历史尚待进一步调查。

二、迷易安氏土司与景东陶氏土司的关系

景东土知府陶氏之历史，史籍记载较详。《明史·云南土司传》于景东云：“洪武十五年平云南，景东先归附，土官俄陶献马百六十四，银三千一百两，驯象二。诏置景东府，以俄陶知府事。”《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景东府土官俄陶，其先有阿只鲁，在元为景东土知府，统威远州及案井母龙、猛统、阿笼三甸，赐以金牌印信，陶仍其职。洪武大军至楚雄，以通事阿哀从军纳款，大理既平，遣柳指挥宣慰景东，遂以柳俱至楚雄，献铠仗马匹，并元时所给牌印，因以陶为景东府知府，颁印信，世其职。陶死，子陶干嗣，后世遂姓陶。”这种说法虽与《萨莲安氏宗祠碑》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即景东土知府确为陶姓。而俄陶既为陶姓极可能是明朝所赐之姓。《明实录·太祖》卷一八〇云：“初，（麓川）伯夷思伦发叛，率从十余万攻景东之者吉寨，俄陶领千、百夫长他当等二万余人击之，为所败。思伦发进攻景东，俄陶力战不敌，率其民千余家避于大理府之白崖。事闻，上嘉其忠，特赐白金，文绮以旌文。”此虽未明言对俄陶赐姓改名，但不能排除皇朝赐姓的可能性。此次访问得知，安承宗等一直认为他们的祖先与景东土知府有姻亲关系，甚至说直到安氏迁居四川后，这种互相通婚的关系还继续了一段时间。

王云同志于《中国地方史志》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读〈明史·刘鋹传——方志校史一例〉一文，备言从《邓川州土官知州阿世五世墓表》所见阿氏土司的历史。文云：从《墓表》得知“阿氏为西南盛族，……其始祖阿这。……洪武十九年壬戌，……向义奋勇，率众输粮，攻克佛光、三营、寺寨数寨，一时地方赖以平静，论功授本州土官知州。”又云：“正德《云南志》说阿氏是‘焚人’，《土官底簿》说是‘小百夷’，其后或算为‘摆夷’，均是傣族不同称谓，前述《阿氏五世墓表》说阿这的父亲叫刀哀，明初阿这才改为阿姓。细查《墓表》，第一代土官阿这的夫人阿暗，第二代土

官阿子贤的夫人刀氏阿夷，虽然地望不明，但从姓氏可知是傣族。第三代土官阿永忠的夫人刀氏阿壹，是沅江知府刀丙女，也是傣族。第四代土官阿职，娶景东知府陶干女妙吾，第五代阿旻，早亡，未袭职，娶景东府知府陶瓚女妙金，第六代土官阿骥，娶景东知府陶洪次女金妆。”王文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邓州（今邓川）阿氏是明代大理府的傣族大姓；其二，此阿氏与景东陶氏长期结为姻亲关系。这些材料可以作为迷易安氏土司与景东陶氏土司同族互婚关系的旁证。至于迷易安氏之先的阿氏原居大理，他们与邓州阿族的关系究竟如何？当待进一步考证。有关迷易安氏土司的族属，大体有傣族说，白族说，彝族（保保）说三种。以其姓氏并长期与景东陶氏为婚来看，应为傣族无疑。邓州阿氏为大理府傣族首领更可证明此说之不误。

三、迷易安氏土司与西昌安氏土司的关系

《萨莲安氏宗祠碑》明确记载西昌安氏土司（在明为建昌卫土官指挥，在清为河东长官司兼河西抚夷司）的第一代阿（安）普卜，系迷易正土司第一代阿汪呼（安伏成）之侄，关系至为密切。这一说法尚有其它旁证，现举三点予以说明：

第一，亚陆纳在一九〇七年访问建昌、迷易时，对此有亲身见闻。现将该氏于《保安氏纪功碑探访记》之一段记述摘述如下：

“一九〇七年春季，当余开发独立保保之际，闻其中有僭位事，是乃诸族间剧烈争论之渊源也。其王（保保呼王曰热摩[nzemo]——明按：今通译作“兹莫”伦氏〔Len〕——明按：应译作岭氏，即邛部宣抚司），至少以名义而论，自宁远府之平行线至大渡河间之土地均归其管辖者，非合法系统中人也，其合法继承人应为安氏，今应即热摩位者之父已失统治权矣。此安氏继承人恒作索还权利之举，欲藉中国政府之助，回复王位，而无效也。此实为披露一部分秘密之唯一机会，盖继承王位者欲于中国政权之前，保持其历史之权利，其所呈之证据，当为汉字，且此类文件当缴验于朝廷，不仅藏储于私家已也。然继承者是时已遁居于距离统治地甚远之亲戚家，而与余所遵之路线其方向适相反。因此，余完毕第一路程之后，于六阅月后，偕全体远征队复返建昌，余则迳赴萨莲。萨莲者，安宁河畔与雅砻江合流处之一村（明按：二江合流处实在萨莲之下二十余公里）。自法国传教士外，其他欧人从未莅止，北大凉山封建区首领之合法继承人安惠生即居于是。

“此不幸之古代系统后裔闻吾侪之行踪而大悦，甚冀获得吾侪之援助，亟以诉讼中所持之文据数种相示。其最重要者为一种碑文之抄本，由此碑文可明悉安氏土司建立之原始，与夫安氏祖宗受地于朝之明文。吾侪既感此类史迹之兴味浓厚，益觉第见抄本之未能满意，必欲一见原石而后快。然此举也，非出以坚持，殆难成就，彼之答复谓原石所在，离此甚远，不易目验也。迨示以决心，告以吾侪将自往察验，并须继承王位者亲自伴往，彼竟宣称：碑已碎裂，不复存在，直至吾侪将舍此他去束装得发之际，表示一种坚定意向，谓若无真确不疑之证据吾侪决难为援助。于是彼乃以万分勉强之态度，承认碑实完存，即在萨莲村长其从子之衙署中。吾侪因此竟获得是碑之拓本。赖此基本物证，吾侪获知安氏一家之种种传说与夫会理州、西昌县（宁远府属）、越嶲厅一带之记录，因此吾侪能将今犹散布于大部份土地中之强盛土族，于繁复情状中，建立其世系。

……有当表明者，安姓王朝之祖先出于大理，大理者继南诏而代兴之大理国之首都也。生息于其地者种族繁多，彼安氏者，究属何族，无从考定矣。……

“依据碑文，此封邑为安姓首领世袭，其行政区域之名称曰迷易分司，而萨莲者分司之治所也，五百余年，一姓相承，盖与威龙、普济、昌州诸土司相同，惟上述诸土司中，居民确为保族者，其数甚寡耳。反之，安惠生被夺之封邑为建昌，其土地之大部份跨踞大凉山，今日多数生息于其间者乃勇敢善战之纯粹保族也。……于是血统纯粹之保族伦氏遂取安氏之地位而代之矣。此为土著反抗胜利者之一段显明史迹，盖直至今日而反抗力愈盖活跃矣。”

之所以不厌其烦引用亚陆纳此段见闻，在于说明迷易安氏土司认为他们确与西昌安氏土司有关历史渊源关系。须知封建时代土司承袭必须呈验世代宗谱、图录，迷易安氏土司既然敢于控告承袭河东长官司兼河西抚夷司之护理邛部宣抚司岭氏为篡夺，而直接要求对西昌安氏土司的承袭权，若无真凭实据，是不致于贸然从事的。这一纠葛当时如何了结，由于未能查到档案记载，目前尚不甚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彝族之护理邛部土司岭承恩因阻击石达开有功于清廷，此后西昌安氏土司绝嗣后，乃于光绪时经宁远知府定煥之推荐，并经清朝批准，得以继承此二项土职（见民国《西昌县志·武备志·土司》）而迷易安氏土司早已式微，且为一改流后徒具职名的空头土司，即令其有充足之理由，也难以挽回。这在亚陆纳的记述中，实则已为之言明。

第二，此次访问安承宗时，据告知：西昌安氏土司确为迷易安氏土司分出。他说：“安平康（明按：同治时的河东长官司兼河西抚夷司）也承认这段历史，直到安平康之子死后，安氏才绝了，据说原拟由云南禄氏土司去继承，后来还是由岭家土司继承了。西昌安氏土司衙门有一扁额，上书‘威镇凉山都督府’；衙门所在地名昌邑。西昌安氏土司绝嗣前与迷易安氏土司家一直有往来。”此尚不足为凭，又据阿鲁斯基告知：“彝族传说皆谓西昌安氏土司系迷易安氏土司分出，从前他们均自认为一家。”以上这些口碑资料应该是有依据的。

第三，迷易安氏土司及西昌安氏土司的“安”氏得姓的缘由，在凉山彝族民间传说中是一致的。据云：安氏土司的祖先本姓阿，因平月鲁王有功，受到明代皇帝的召见。皇帝问他何姓？安土司惶恐以极，一时答复不出，乃用彝语答复说“安……安……安”（彝语意为“我……我……我”），当其还未说出究竟姓什么时，皇帝以为他即“安”姓，便说：“啊，你姓安！”从此便由皇帝赐姓安氏。这一传说虽来自民间，但却关系到两个土司姓氏的由来。这一在凉山妇孺皆知的传说，亦可证明这两个安氏土司有共同的祖源。

四、迷易安氏土司平月鲁王的传说

迷易土司参与平月鲁帖木儿一事，不见于正史，仅在《萨莲安氏宗祠碑》中有所反映。由于此碑记载平月鲁帖儿之役几乎为安氏弟兄叔侄所建功勋，确有夸大、不实之处。于是有以为安氏土司之先人与平定月鲁之役纯属子虚乌有之事，而予以全盘否定。我以为安伏成参与平月鲁之事是存在的。据安承宗见告：月鲁王头大如斗，腰大十围，眼似铜铃。身高丈二，但足甚短小，有如妇女之足（又据渡口市文化局邓耀宗同志告

知，关于月鲁这一形象的传说，还流行于盐边、渡口一带）。先祖安伏成从云南率刀、张大姓土兵九千前来助剿。月鲁王先屯会理月鲁山，先祖率人强攻，月鲁王滚木擂石倾下，久攻不克，土兵先后死亡三千。此后，经过数十回合，采用先断其粮草，又买通其心腹的办法，最后才攻杀了月鲁王，皇明赐印为土司。这死亡的三千士兵，后来迁葬于萨莲土司衙门西侧的木林坝山坡上。土司纪念这死亡的三千士兵，封他们为“阴兵”，并于每年腊月二十八、九日，亲自带领百姓前来祭奠。从此该地就名“阴兵坡”。安承宗提供的这一情况，得到萨莲附近的老人一致的证实，并谓祭“阴兵”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这正说明，这一民俗乃是萨莲安氏土司的祖先参与平月鲁的真实反映。此次我们考察队根据这一线索在萨莲“阴兵坡”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一些已经破坏的墓葬进行了一小规模的清理，获得一些瓷棺葬，也即是当地人所称的“摆夷坟”，这进一步证明上述传说是完全有根据的。这次考察，还发现的瓷棺葬不仅限于萨莲，它的范围基本与《萨莲安氏宗祠碑》所载迷易土司的辖境相符，即北至德昌永郎，南至米易垭口公社交会理、渡口界，东至龙舟山麓，西至普威以东。但也有个别例外，即西昌北山交昭觉县界处也发现这种瓷棺。此或许与西昌安氏土司的早期属民有关。此瓷棺葬的年代，据测其早期不过明初，晚期到了清代，这亦为迷易土司的属民为傣族提供了实物证据。

五、《萨莲安氏宗祠碑》的年代问题

此碑的年代，亚陆纳文记为“洪武廿五年五月朔五日”。陆翔译此文时即发现其中矛盾，故于“注”中云：“翔按碑文称太祖高皇帝，则此碑之立当在太祖已崩以后，且细察原文所附拓本摄影片，“洪武廿五年”四字特粗大，似后来改凿者，疑此碑立于建文朝，后靖难师兴，成祖革除建文年号，故改凿欤！”十分显然，洪武廿五年时，应无太祖高皇帝谥号至于是否为建文年号改凿，陆翔仅出于一种推测，并非定论。此后方国瑜同志提出，“推事之大者碑谓当误，……疑为后人撰文刻石，非洪武廿五年所作。”近来，何耀华同志又根据碑文所记大候州的设立，考订“该碑刻于正统十年三月之后。”总之，均认为此碑为洪武之后所作。

现就此碑以及拓片详细审视，由于多年遭受磨损，原亚陆纳拓片以及陆翔译文中所言“洪武”二字已完全模糊不见，因而不能就此二字是否改凿发表见解。不过有两点是可确认的：其一，此碑所记有不少系洪武以后建置，故必非洪武时所刻；其二，此碑显系安伏成后裔为追念远祖功德，仿照安伏成之口而作。由于系一口头传说资料，付诸文字之后，势必有不准确，而与历史真实发生牴牾之处。至于此碑的具体时间，不应在明初，一则明初刻石为近人记近事，故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误差；二则文中所举建置多为明中叶之事。因此，此碑极可能为明代中叶安伏成后裔模拟安伏成之口而作，总之，以碑文所记史实及传说，仍有不少是可以信赖的，故说此碑仍不失为川西南地区一项极可珍视之物。对碑文所述，既不可一概肯定，又不可一概否定，对这一带有许多我们还不清楚的历史事迹，尚须进一步调查研究。

原载《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3年6月铅印本

四川米易萨连《保保安氏纪功碑》质疑

何耀华

(云南大学)

一九〇七年，法人亚陆纳（M. le commandant D. ollone）于四川米易萨连土署中得一刻石，以其为明洪武时代的珍品，进行拓片和考释，写成《保保安氏纪功碑探访记》，于一九一〇年《亚洲学报》第十编第十六卷刊出。后经陆翔译载于《国闻译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二，开明书店出版）。碑文说：

余自姓阿，名汪呼，字维德，生于元之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子时，占籍云南大理人氏。因元朝暴虐，生灵不安，民殷国富而不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天从人愿，吾大明太祖高皇帝应瑞新兴，御驾亲率，雄师一出，元虏望风而逃。扫平中外之流寇，创成一统之天下。土游击刀佩于洪武二年随同颖国公傅、黔国公沐，三载平定云南获功，奉命改赐姓陶，名承思，管理景东，世袭知府事。余父与彼有莫逆之交，亲送陶承思赴任，被留景东，子女交婚，共成骨肉，情深意厚，相助为理。嗣以四川所属建昌一带地方，草寇扰攘多年不息，文武会题，经圣上降旨，仍差颖国公傅率师扫荡，奉差催督各路土司发兵随师征讨。景东土知府陶承思亲领家兵九千前赴征剿，途中染病难行，所有统带家兵，请余带往前征。余兄弟叔侄四人受此重任，不辞劳苦，愿与国家效犬马之劳，当即接受兵权。复蒙颖国公傅给予剿虏游击扎付各一道。统兵随前锋总兵官陈万策前行，至武定府元谋县，弟侄与亲族七人分兵六千，两路围攻，前出南仓盐井，余自率亲族三人，家兵三千，跟随大师，直抵叛保月鲁巢穴，困守三载，余侄阿普卜由后路左冲右击，大破贼寨，活擒保王月鲁。……月鲁之子名月平者，先其逃奔盐井喇吗地方为婿。阿混泥、阿混散带兵冲击，擒解赴川献捷。承蒙颖国公傅、蜀主殿下暨叙功会题，奉旨安立五卫八所，设官招民，赏赉扎赐。余世袭会川卫守御司迷易所正千户印务，自放百户八名，改兵为民，婚娶耕种，各守界限。二弟阿混泥为喇吗正长官司，所辖几处马头，远制南仓地方。三弟阿混散为土游击，分驻腾冲卫、大侯州，统束威远、镇远二州，并辖三处长官司。侄阿普卜威镇凉山，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又蒙颖国公傅，赏扎酬功各亲族弟侄土巡捕、百户等官，阿吴、阿骇、阿刀胜、阿雷、阿混东、阿散、阿文、阿武、贾云俸九人，分土安插，各领所部兵丁，开垦田地，办纳粮差，表笕站马，逐项自纳。其迷易地方，东至龙舟山顶，南至金沙江界，西至打冲河界，北至可郎德昌界。余弟兄叔侄十二人赴京朝觐，叨受圣恩，敕余更为安姓，赐名伏成，所有弟兄叔侄，一例更为安姓，各名加御赏金皮敕书一道，约束盐井五所土舍，并辖昌州、威龙、普济、乌喇、保果、怕定等处，控制东夷，操练亲兵防范各隘，歼殄蛮保。余弟兄叔侄遵依分管地方，奏辞圣上，各回部落，抚恤下民，看守封疆，乐享升平，其各属地方，每年上纳规例金子马匹，帮贴朝觐表文之资，承传后世。尔诸子孙相继为官者，当思一脉渊源，其田地产业，各属地方，乃系皇恩分驻留守。凡我子孙，苦乐同受，毋得